





中國書畫全書

第四冊

## 目錄

- 詹東圖玄覽編·詹景鳳·一  
繪事微言·唐志契·六〇  
書法雅言·項穆·七〇  
寒山帚談·趙宦光·八二  
張氏四種·張丑·一二九  
清河書畫舫·張丑·一二七  
真迹日錄·張丑·三八五  
醉鷗墨君題語·李肇亨·四三三  
書法離鈎·潘之淙·四三六  
書史會要續編·朱謀塹·四七三  
畫史會要·朱謀塹·四九五  
郁氏書畫題跋記·郁逢慶·五八〇  
帖箋·屠隆·七六五  
大書長語·費瀛·七七四  
書法粹言·汪挺·七八三
- 書指·湯臨初·七九二  
書法綸貫·宋喬·七九七  
朱卧庵藏書畫目·朱之赤·八〇二  
畫塵·沈顥·八一四  
畫引·顧凝遠·八一七  
繪妙·茅一相·八一八  
畫評會海·周履靖·八二〇  
畫譚·蓮儒·八二五  
湖州竹派·蓮儒·八二八  
無聲詩史·姜紹書·八三〇  
平生壯觀·顧復·八七七

# 詹東圖玄覽編

新安詹景鳳東圖著

詹景鳳。字東圖。明隆慶萬曆間休寧人。東圖玄覽有明抄本東圖全集末四卷。繪事雜錄。佩文齋書畫譜所載均不全。民國三十六年北平故宮博物院據明抄本排印本。今即以故宮博物院排印本為底本參校上述各種斷句排印。

## 詹東圖玄覽編卷之一

### 玄覽一

韓宗伯敬堂藏鍾繇摹正考父鼎銘。字大如拳。非分非篆。前輩皆云是古文篆。紙則蟲剝蝕盡。獨字墨不剝。故點畫具存。署曰。庚午五年九月鍾繇摹。後有唐太宗宋徽宗理宗元皇慶四御跋。卷首古錦一幅。長四尺餘。青地色花闌。中橫一金龍。色極鮮美。曾見王敬美徵廟雪天歸棹。卷首亦有如此錦一幅。此卷高幾二尺。錦高尺亦如之。生平見古錦如此二而已矣。考之周公謹雲烟過眼。云是宣和法錦。

右軍桓公帖墨迹。硬黃紙寫。但筆法殊似米元章。後有友仁題跋。原成國公家物。今歸宋西陵侯忠甫。

米元章臨謝萬五月五日帖。了不經意。草草而成。然筆極秀媚。法若自運。旁添注十餘小字。亦佳。後有趙承旨暨諸名人跋。皆真迹。舊在成國公。今為雲間莫廷韓得之。

韓幹圉人獻馬圖。一馬一人。其用筆與敷色皆古雅。前有徽宗題字。後有趙松雪袁清客康里承旨諸名人跋十餘家。皆真迹本。元內臣疇齋首自跋二十餘字。亦道勁。今在劉宮保子大。

文與可山水一軸。黃山谷題跋。山谷謂文生平山水唯見此。成國公

家持出貿易。以索價太重。未有易者。

文皇幸蜀圖一橫幅。鋪叙渲染山水人物向背。一與予所見汪司馬家趙千里本同。但千里筆清麗。是着意染寫。此用中鋒。行筆如鐵綫勁。信手拈來。渾不着念。雖設色深重。布景繁縟。了無濃艷之態。若謂大圭不琢。大羹不和。然和不能同。琢不能似。畫理之神奇者也。予以為唐人筆。饒下亦在五代宋初間。司馬家趙千里本殆臨此者耳。此在韓祭酒敬堂家見。

懷素書王敬王治王珣三小傳一卷。後自題云。貞元改元春二月三日沙門懷素。是宋人偽作。非真迹。無跋。雖小大錯置。縱橫并合。而用筆不精。行筆不緊。法是而意疏。韻不遒上。又無含蓄。

山谷老人法素師自叙。以白粉箋書。又書謫仙秋浦歌一卷。卷後自叙百餘字。中言已所作草書。舉世并謂佳。獨錢穆父以為俗。反自思省。盡改去俗。則世人見之。則又不謂佳。嗟乎。去俗之作。安能責俗人賞識。此政宜世人不識為佳耳。王子敬有言。外人那得知。誠然哉。敬老始出山谷秋浦歌卷一開示。予愕然曰。意致何涉俗也。敬老大笑。乃展後山谷所自叙語與予觀之。果自云俗。  
〔校 四字明抄本朱筆增〕

夏珪春日園居一小卷。高六寸。長三尺。草草而成。不似夙昔筆墨沉着深重。而意致灑然。中作二松。松處絹約缺二寸許。故枝幹亦缺。致不相續。松前後畫作桃花。凡數十株。錯兩松間。卷盡處乃作二柳。亦草草而致特奇妙。

韓混說劍圖一卷。亦佳。但卷素不似唐中作。王與周對坐而談。周後立劍客六。王後立劍客二。立法各殊。皆儼若駐聽也者。內二客若聽而怒按劍相語以目者。

樂毅論墨迹。後有貞觀某年月日臣褚遂良奉敕審定排類云云。又有張南軒跋。云得之外祖家。稱真迹無疑。然字畫均停。意度閑雅。但

無高古之致。恐非右軍真迹。後代唯趙承旨頗似焉。而南軒之跋。顧又是真。尾有紹興連珠印并買秋壑圖書。以上皆韓祭酒家。

劉官保子大家韓混田家移居圖。無木石。但有物類犬。是真迹。蔡忠憲謝賜御筆表。字約七八分許大。蓋宗法魯公多寶佛塔感應碑文。間入虞永興。其紙墨如新。筆法勻淨停妥。但乏高趣。筆筆字字咸似作意矜持寫成。豈奉君敬謹之至心然耶。後有米元章跋。云曾見刻本。于今日乃見真迹。又有鮮于伯機虞伯生趙仲穆宋景濂吳原博諸名人跋十餘家。

松雪蠅頭楷書玉洞經一卷。紙墨如新。其發端十五六行。尚作意。筆未舒也。至十六七行以往。乃始心手調適。雖一卷數千餘字而前後一致。了無纖毫懶慢薄遽之狀。始知承旨作書。精心乃爾。趣亦不減法永師黃庭。

畫冊二部。約四十冊。并是馬和之馬遠馬麟夏珪劉松年李唐李嵩趙千里趙大年諸人作。并極精妙。片片完璧。絕無滓渾。內有團扇便面二則。畫為李伯時寫王晉卿西園雅集圖。而米元章作記。字畫精妙兩極。真希世寶。人間罕有雙焉者也。原朱都督筵庵家物。朱病篤以貽劉子大。元章記字。真帶行。僅如小指頂許。畫輕着青綠。此二冊中。馬遠至有七八片。然片片夜玉。

松雪行書洛神賦一卷。字如大拇指頂許。紙墨如新。後有黃潛危素跋。似早年筆。以使轉未澤也。

欽吳氏開元八相。筆法古雅。着色冲淡。趙承旨跋為徽宗時畫。其八相與侍從冠袍帶履之制。則王司寇元美述之詳矣。

易慶之群猿圖。筆墨古雅。石用秃筆半淡墨間界成後。用淡墨稍稍皴界中。樹與藤蘿并秃筆。多用半淡墨界。水極文。亦秃筆輕輕拂拭而成。唯樹枝根筆。乃見是作家。

石勒問道圖一卷。石勒拱而問。佛圖澄踞石座。以手支頤而寐。背後

作一石壁。盤古松其上。無侍從。石勒背後乃有侍從數人。描是鐵綫兼蘭葉。色則輕着青綠。雖秀勁乃致不高古。黃潛陳繹曾跋以為唐人。非也。當是趙千里。亦劉子大家藏。

吳水部牧牛圖卷。內作三大樹為一叢。下滿地作豐草。約三尺長。絹盡處纔作一石。牧童二。一放牛。坐水次而笛。一倒乘牛。以繩挂肩立牛背而逆牽牛。轉勢甚奇。予觀其點樹葉。界樹身。皴石與衣折。并是唐人。張翥跋為李唐。非也。

劉子大藏李嵩殿閣一軸。絹素極精。其圖前橫一橋。橋上作十八學士策馬趨朝。左畔一石。擁雜樹。後乃施樓閣外一遠山。劈斧披麻間。布景與用意高古。筆殊勁道。是法唐人。

董源龍綉交鳴圖山水一軸。作大披麻皴。其山染法。下用苦綠打脚。上用淡石綠籠過。都淺絳。山脚及石脚用赭石。兩山之汊交處通着碎石數塊。蓋汊處土為水淘去。石獨在也。石如拳大者。則用大青籠過。凡石不點苔。山則密點。石如拳大者。或一堆三塊。或四塊。其坡脚小石。則一堆或一塊。或五六塊。通用赭石籠。遠山有皴。與近山山頂苔通密橫點。至山半則稍稍點。點又用中鋒。平岡則上平地用石綠。脚用赭石。上平亦不平直。一筆過必有起伏。樹葉則下用苦綠。上加石綠。疏疏重點。樹身用大蟹爪淡墨鈎成後。上復用水筆或墨筆或枯筆數重加過。令渾然有筆法無筆迹也。其皴山亦然。趙承旨山頭。倪元鎮樹身。極得此趣。次則吳仲圭頗似之。然仲圭有迹矣。人物極細長。未能半寸。而山則極大。人物直以粉點成。上加顏色分衣折。却乃是重着色。大抵人物法李昭道之意。而屋却草草不法昭道。其圖下布二長船。一直連綴艤岸邊。船上橫數十人。連臂踏歌。船二而人臂一連不斷。人人有氣韵生動。船頭一人振鼓。岸上一人振鼓。二船建四紅旗。岸上趨事數人。對岸山下布人家茂林。有十餘人若接賓客之狀。山上人家。樹

上挂三圓燈。對岸樹僅二三寸許。一律無間雜。此岸樹則長七八寸一根。每一叢各有錯雜不同。惟紅樹用鈎勒。蓋秋景也。夫以山之頂苔點密用橫筆。山之半中苔點稍稍用中鋒。山與樹皴皆大筆。而人物乃極細。皆近代作者所忌。而董乃爾。乃知高人在意得興到。不在形迹也。此圖無款識。亦無前代名賢題字。相傳為董源龍綉交鳴圖。圖名亦不知所謂。用二大絹。約闊四尺五六寸。高五尺二三寸。在成國公家。

徐浩朱巨川告身一通。為大曆三年八月以試評事兼濠州鍾離縣令。巨川唐史無其人。而魯公與徐季海皆為書告身。人之高雅可知。其書筆法圓勁。意致閑雅天成。不假雕刻。而色乃溫然蒼然。蓋既優以裕大而能化者也。較其生平所傳石刻。不啻星淵。乃知刻工饒巧。終不能盡書家妙趣什之伍六。然則學書客可以不見真迹而石刻之睢睢為哉。舊藏鮮于伯機。有伯機跋。後入張與可張晏。皆有跋。其目載宣和書譜中。

顏魯公自書告身一通。為建中元年八月。書法高古蒼勁。一筆有千鈞之力。而體合天成。其使轉真如北人用馬。南人用舟。雖一筆內時寓三轉。然運之自爾盡法中倫。妙態與神俱至。蓋體方而用圓。力至而巧中。了無一點干祿卑格。非聖于楷不能也。即以今所傳石刻如中興頌八關齋會等。皆未足以究竟其什之伍六。字寸餘許大。至署各官名銜則蠅頭小字。小字又純用晉體。亦靡一不盡法中倫。後有米友仁蔡君謨二跋。皆精妙。君謨跋遂用其體。雖佳。然大是有境界。

摩利支天菩薩陀羅尼經一卷。用硬黃紙書。紙厚碎折如蛇腹斷。文字亦寸餘許大。後署某官顏真卿奉敕書。然方勁而乏古雅之致。其內書咒語數行。則稍小而近俗。恐是唐僧人學書此經。詭其名以引重耳。

劉松年以二絹為一大幅。作雪天度關圖。清勁秀雅。山椒作小叢林甚文。近日文徵仲墨點樹林。人以為法吳仲圭。不知乃從松年來也。

李唐茂林修竹圖。亦以二絹為大幅。中作五大松一古柏。餘并鈎勒竹。充塞滿卷。上稍露山頭石壁流泉。下作一亭。寫右軍支道林謝太傅許玄度四人。精妙宛如生人。較生人惟不能言耳。傍亭下為坎注。流來泉水。水次有一童子。據石崖洗一白帨。亦如生。

吳水部藏國朝周舜臣策二部圖北西廂記。合四十餘策。大得劉松年李唐腕力。當世寫人物。罕出其右矣。但致趣不清逸。便落劉李一解。末有仿范仲立山水四策。則幾希逼真。舜臣號東村。吳下人。莫廷韓郭熙溪山秋霽圖一卷。無款。約長八尺高八寸許。山石率以水筆用淡墨瀋成。略無痕迹。岩巒但以筆界峻嶒。小大間錯而亦不甚皴。平坡遠樹高山叢林亦并用淡墨瀋。不分枝葉。蓋本唐胡虔諸人而來。唯山下路傍大林木則用濃墨鈎寫。乃落筆輕細。如游絲曳曳。實皆奇古勁秀。可挹可味。人物衣折。筆法亦然。要在取意之高。有筆而不着迹。元道士方壺差得之。後有柯九思諸名人印記。

廷韓小米山水一卷。有元末人跋。然細閱。筆可謂文矣。而乏古勁。非真迹也。

廷韓馬遠山水一片。古雅可愛。却是遠本色。唯一遠山用水墨瀋成雲影。見殊常爾。

楊司諫詔水李成寒林平遠。吳水部容宇所翁九龍。皆元人摹本。然二卷狀景并奇。平遠圖作平地。徑五六尺。不設一坡。寫寒松數十本。唯根底稍皴。分凸凹而已。至絹盡乃無松而為水。次橫二三小石。此古人高致。近世布景希有若此者。松數十本。各有各體勢。了不相同。再無別樹。唯于松中間錯二三棘刺。

嵇職方微廟青菜。是畫院中人代作。又一卷寫麥哥踞枯枝。不着色。純用一墨筆。蒼勁秀雅。大有趣致。乃是微廟自為。

五代厲歸真虎踞圖。奇古而雅。

黃筌寫生一長卷。內作海棠花與雜果卉。間以鸚鵡雉雞草蟲。着色精雅。筆亦秀勁。不布景。此却不可為真黃筌。良是宋院中人筆。徐熙墨牡丹。大有風致。信筆拓成。近日陳淳父蓋得其韵。惜未有其骨也。盧鴻草堂圖一卷。絹畫。似北宋人。却又非李伯時。

米海岳雲山小橫幅。純用淡墨瀋成。了無筆迹。真逸品也。又有一小橫幅。純用焦墨。筆法高古蒼勁。昔人作繪。有有筆無墨者。有有墨無筆者。此則一為無筆無墨。一為有筆有墨。真是不可測度。良由畫法是彼自在萬字胸。了無古人意界。以故唯意所之。靡不是畫耳。然此秘惟可與畫中曠士道。

李唐春牧圖。牛欲前行。童子力挽之。返勢甚奇。內寫二大樹蒼然。

馬和之寫桓大司馬九錫小橫幅。有元人跋。

梁楷虎溪三笑圖。是折蘆描法。

子昂風中馬。奇甚。是法唐人寧戚扣角圖。高古秀雅。蓋法李公麟而兼唐人之趣。牛馴伏于前。其狀戚。扣角悲歌。宛然若口中有聲出。寫樹身與枝葉奇詭礪確。妙莫可言。蓋神逸二品兼之。此本是一小橫幅。嵇職方乃裝潢為大冊。舊藏朱蓬庵家。

沈月山寫胡人。有子昂題跋。又見有沈月谿寫班生教女。僅僅能品耳。

錢舜舉雪溪漁隱。學唐人青綠而坡脚并塗金。

陸天游廣春山吟賞。學董源。品在王蒙大癡間。

唐人畫拳騮三馬。官二。一為番人。一為漢人。

易慶之元霄（案霄疑宵）圖。真。

王晉卿青綠山水。師唐人。

戚仲江船涌月圖。古雅精妙。

黃大癡寒潭浸月圖。寫遠山近石。林木數重。并入冲雅之趣。然非凡目可能識者。

王逸少思想帖。趙承旨作小楷題跋。字如小指頂大。題曰。大德二年二月廿三日。霍肅清臣周密公謹郭天錫右之張伯淳師道廉希貢端父馬昉德昌喬贊成仲山楊肯堂子構王芝子慶趙孟頫子昂鄧文原善之集鮮于伯機池上。右之出右軍思想帖真迹。有龍跳天門虎卧鳳闕之勢。觀者無不咨嗟。嘆賞神物之難遇也。孟頫書。又近日文待詔徵仲精心作蠅頭小字題識。其稱神稱遇又甚焉。然予細閱。非真迹也。乃雙鉤廓填。蓋唐模之至精妙者。然紙墨如新。誠為可寶。第以謂真迹。是以優孟為真叔敖也。夫以子昂伯機徵仲三君猶爾。誠哉賞識難也。

逸少快雪時晴帖。行書。字大徑八分。是真迹。紙精帶竹。字墨纖毫無損。良是千餘年間異物。筆法圓勁古雅。意致優閑逸裕。味之深不可測。趙承旨行書已得其什之七八。但逸少鐫斂。承旨則露其鐫。逸少不聘。神潛而趣自超。承旨則微有聘。曾入元御府。後有元諸名臣題跋。蓋延祐五年出示諸臣敕令題也。諸臣為劉廣趙孟頫都護香兒。內趙跋法蘭亭兼子敬十三行。舊在朱成國家。今歸嵇職方文甫。職方謫黃州別駕時。予適來掌麻城教。麻城故屬黃州。每公事入郡。輒從嵇借觀。常數日不能去。見此帖始知承旨非法李北海。即北海當時亦法此帖。而失其古雅優閑耳。

坡公書黃庭內景經。李伯時畫經相。首繪黃庭真人。左右六丁六甲神將。筆法高古。絕不落畫工蹊徑。然雖得諸象外者乃能識其佳。坡公書視尚書宣示稍大。筆法精妙。行款嚴整。蓋用心作也。經書竟。伯時為跋。坡公復題詩。山谷子由亦有題。題竟。伯時又寫葆光坡公山谷與己四人像。像筆法秀勁古雅而道。遠勝經相寫像。後

穎濱又題。伯時又寫穎濱一像。坡公復總題云。成都道士蹇拱辰翊之葆光法師將歸廬山。東坡居士蘇軾子瞻為書黃庭內景經。龍眠居士李公麟伯時為畫經相以贈之。元祐三年九月廿三日題。題竟。坡公復書廬山寶書四字。字大如拳。後數十年此卷乃流入劉元祖家。元祖有跋。詳叙源委。臨川李劉字公則。從元祖得觀。亦有跋。兩人皆南宋嘉定年間人。又有咸淳間共日昇與元危素跋。

唐玄宗書鵲鵲頌。字徑寸許大。道勁峻爽。神氣逼人。蓋法文皇大令。前有徽廟題字。蓋徽廟嘗與群臣在御苑見鵲鵲飛集。因出此卷示諸臣。且令蔡京蔡卞題跋。京卞書亦法文皇大令而操縱自己。咄咄光采能逼人。元危素亦有跋。後數月予復入郡。從嵇文甫借觀。就日光中細閱。頌乃雙鉤廓填。唯三跋是真迹。紙墨皆如新。

子昂書耕織詩。各有十二月。行書。徑寸。雖真而氣索然。未見佳。趙千里絹寫出峽圖一片。宋高宗作歌題其後為一卷。歌亦用絹寫。字作行書。徑寸。法晉人。本元秘府物。有虞集李洞諸臣奉敕題跋。丙戌年燈市見一斗方。為梅妃圖。趙千里畫中寫一古梅。離奇拳曲。枝幹扶疏。幾滿一策。無石。獨有平坡。妃倚梅而立。筆法精奇雅秀。有悠然出塵之思。

郭熙畫雪景溪山一小冊。流動古雅入神。

馬遠小長條山水。一老策杖而立。一童子隨右。畔寫小石壁。石壁上青桂一株。綠竹數個。枝幹離奇扶疏。幾滿上方。無遠山。有楊妹子題。又有遠紈扇寫竹鶴。子麟紈扇寫桂花。皆真。又有遠斗方。為蓮湖放舟圖。無山石。亦無崖岸。傍邊突出一高柳。枝葉繁密滿一幅。葉先用墨筆。次用苦綠。搖曳曳。至為可愛。舟泛蓮花中。花葉夾之。蓮花前空處寫密草數叢。草用小枯筆一根根真真寫。無一交加者。蓋盡斂生平勁爽之氣為閑邪。可謂文也已矣。其竹鶴圖。水次作草數叢。法亦然。皆燈市見。

馬一卷。中作二馬。傍作二大樹。牧馬官二。其地則用石綠厚填。高起一暈。樹下用苦綠稍稍抹。草數叢。鈎勒團葉草二叢。予看是唐人筆。大類韓幹。鬻者乃妄題為松雪。不知畫一入松雪。便涉精巧。無唐人渾古意。致此最宜辨也。亦燈市見。

徽廟荔枝雜鳥三策。在歙吳氏。鳥睛俱用黑漆點。

揚補之梅竹。用墨用筆皆雅。亦吳氏。

徽廟稚鷄。在劉子大家。

馬文璧畫一片。為晴嵐秋涉圖。法黃大癡青綠。林樹密茂。着色鮮明。暗映群山。錯以殿閣。見者灑然。不覺心悅神怡。在歙吳氏。今歸吳水部。

王摩詰山陰圖一卷。後有米元章與宋元諸賢題跋。舊在吾歙臨河程氏。今聞鬻于河南。吾郡汪司馬伯玉曾見語余。余考摩詰無山陰圖。圖者為顧闳中。周公謹雲烟過眼載。李伯時為米元章寫山陰圖。時有米及諸名人跋。今聞此卷歸雲間董翰林思白。

懷素自叙。舊在文待詔家。吾歙羅舍人龍文幸于嚴相國。欲買獻相國。托黃淳父許元復二人先商定所值。二人主為千金。羅遂致千金。文得千金。分百金為二人壽。予時以秋試過吳門。適當此物已去。遂不能得借觀。恨甚。後十餘年。見沈碩宜謙于白下。偶及此。沈曰。此何足挂公懷。乃贖物爾。予驚問。沈曰。昔某子甲從文氏借來。屬壽承雙鈎填朱上石。予笑曰。跋真乃自叙却偽。模奚為者。壽承怒罵。真偽與若何干。吾模訖掇二十金歸耳。大抵吳人多以真跋裝偽本後索重價。以真本私藏不與人觀。此行徑最為可恨。後又二十餘年。為萬曆丙戌。予以計偕到京師。韓祭酒敬堂語予。近見懷素自叙一卷。無跋。却是硬黃紙。紙厚甚。宜不能影摹。而字與石本毫髮無差何也。余驚問今何在。曰。其人已持去。莫知所之矣。予語以故。謂無跋必為真迹。韓因恨甚。以為與持去也。

韓又云。賣骨董者持來仍有右軍一帖。後為米元章跋。跋極贊嘆。顧筆不甚似右軍。却又似米。殆米自偽而自贊以欺人耳。大抵米氏好作偽。本欲令人必信古。極口誇誦。要以偽亦米手也。今世何能多得。

王左司馬（按：據明抄本朱筆改原作王參政）

霽宇松雪行書樂志論。是松雪得意書。法右

軍。能盡去北海畦畛。今為沈宗伯得之。司馬山東新城人。名象乾。顧閔中韓熙載夜宴圖一長卷。中就事分為四而意致不斷。如顧長康洛神賦。張萱璇璣圖。然其筆法高簡而態度自妙。雖淺絳而濃艷之致自得。若不言而氣備四時也者。故以為難及之。予嘗見國朝杜堇唐寅并有是圖。悉分為四。雖并涉精巧。于高簡胥失之。却變高簡為秀潤清麗。當世亦尚焉。唐本舊為同邑吳伯生藏。後以贈閩客。杜本為同年汪比部瞻之世藏。後以贈燕客。顧本今在嵇職方文甫。

嵇職方藏劉松年西園雅集圖。景物悉仿龍眠居士。居士圖高不滿八寸。長不滿六尺。松年則高一尺五寸。長丈餘。蓋迹居士而大之。其筆法高秀雅勁。人物衣折如伯時。石法則出入馬夏。在小大斧劈之間。而割鐵為多。竹樹筆尤高秀精詣沉着。無一點一拂不注精其間。竹下石傍鋪小草。落筆甚輕。法雅秀而文。層層芊芊。佳莫可言。人物服色。形容坐立。一如伯時。後有王叔明馬文璧沈民則三跋。文璧字法魯公。亦有腕力。但乏高秀。粗而未雅。學勁而致為硬。民則作八分。俗惡。叔明行書。具字而已。

劉子大唐棣子華秋山饒別圖。是紙畫。古雅。布景法唐人。出入黃子久。吾同邑汪氏有子華絹大幅。寫靖節撫孤松。則淺絳青綠全法趙承旨。較承旨稍讓清沖。然在仲穆伯仲間。

十八學士一卷。約丈五尺長。中為園境亭臺。竹木花卉。鵝雁鶴鹿。驥騾狗馬之屬。樽罍危匱。几榻帷幔之具。靡一不備悉。亦靡一不精佳。人貴賤老幼。凡六十八人。其面貌體度向背坐立之勢。

亦靡一有同焉者。其着色在不淺不深之間。要在去濃俗而入雅。蓋精極色態。妙入無象。畫道之工巧莫尚焉。與寫竹則幹為鈎勒而葉直用墨撇。石皴如脂麻。半濃與淡稍稍點綴。蓋濃先而淡破之。色不深厚。要以寓清淡于工巧之內。此其大致也。無名氏後。有宋徽廟書十八學士官爵姓名。而稍叙其概意。徽廟當時命院人畫之而已書之。末則蔡京奉敕題跋。京行書徑寸。得大令文皇筆意。紙用白繭。畫用細絹。皆如新。此畫竟不能辨為何人。乃知當時院人之妙遺于所聞。如此者不知幾誰何。後世安能及焉。其人持來典韓祭酒敬堂三十金。予因得竟日觀。無論今日畫人。即國朝之杜堇周臣。皆善描法。然杜不能幾其精。周不能幾其雅。餘人又霄壤也。吾歛汪太學七千家藏亦有一卷。徽廟官爵與京跋并同。畫布置亦同。但精彩稍不逮。

吳水部畫冊二十片。蓋以二十金得之。武林中有松年馬遠夏珪數冊佳。又有宋人橙黃橘綠一冊。亦佳。然不如韓祭酒二十冊。韓片片結綠。而於末劉松年雪山一冊。尤妙絕。中有夏珪江閣觀潮圖。蒼勁而古。雖冊冊完好。若以較劉官保之四十冊。則劉官保之瑩白如新又勝韓矣。官保共有冊五部。內三部絕世。予生平所見馬遠趙千里。鮮有為其匹者。千里筆工而旨清沖。直入大雅。不似人家所傳鮮濃之作。恐鮮濃或亦門下人代為之。

歛吳氏亦有夏珪江閣觀潮一冊。清勁可愛。韓所藏潮頭用枯筆點成。以淡墨襯剔。以水洗出。而吳氏所藏則直用尖筆一掃。筆法流動飛舉。近世戴錢唐差得之。但不迫其雅。筆意稍粗硬耳。

嘗見有趙千里山水一卷。長丈餘。是元人摹本。着色惟山間碎石純用大青而濃。餘皆淡石綠。雖筆不高秀。差存其沖思。蓋千里法唐人為之者。

嵇職方古畫冊二十片。足與韓所藏匹。西蜀郭亨之亦有二十餘冊。

備兩宋五代及唐。其中精佳者八九冊耳。許公子伯尚云。毗陵秦都諫有二十冊。亦片片結綠。予恨未見也。許云。都諫絕不肯與人看。

朱都督筵庵存日。以徑二尺長畫卷集為二大冊。冊冊兩宋人。無不完好精佳。今一在嵇職方。一在吾欽殷二公子。予并得細閱焉。奇寶也。每部十八冊。殷冊中馬遠數冊絕佳。嵇冊獨有夏珪。則缺馬遠。餘杭方向知相卿家有宋元人畫一冊部。三十餘片。然玉石混焉。中劉松年趙千里馬遠有絕佳者。至元人半為贗本矣。魏國公子亦有一部。玉石混。

攜李項元汴一冊。聚宋元人畫六十冊。合為一大部。片片夜玉。非子大所藏可能擬議。內宋人畫紫牡丹二片。色鮮美。若雨餘新開。不減天工。色着高起一暈。予生平見古人着色。靡有如此之佳者。原雲間名家所集。項以三百金購得之。又子大所藏諸冊中缺翎毛。于花卉聊備數。項冊中翎毛花卉瓜果一一為世希有。天下名家所收古人畫冊。至項氏此冊而精備極矣。

項冊內馬遠二小片。闊未逾四寸。高未及五寸。一作二鷄引群雞。一作二鵝。妙絕。與紫牡丹并世中尤物。

吾徽歙之臨河程氏溪南吳氏休之城北葉氏并有古人畫冊。亦各以二十餘片為一部。然亦玉石混。

張長史宛陵帖。真迹。原白楮紙。今稍淄。字大可如拳。小者徑寸。書李供奉詩。宛陵霜夜啼猿愁。去國長為不繫舟。此詩世傳八句而此書只六句。至高人屢便接到處別離又缺此字。予始疑之。顧字迹却又長史。已而檢舊本供奉詩。注有云一本此詩六句。第五句缺四字。第七句僅三字。內又缺此字。所載與今長史書合。意長史見有如此本者戲寫之耳。其筆法圓健。字勢飛動。迅疾之內。優閑者在。豪縱之中。古雅者寓。以故落筆沉着。無張皇倉卒習氣。雖小大任

心而行款斐然不亂。非功力天至烏能。但其中寫海字。以末筆直轉而上覆海字。寫屢字。亦以末筆直轉上覆屢字。此則鮮于伯機所謂時逸規矩之外。米海岳所云驚諸凡夫者也。紙完好。雖小淄。筆墨尚皎然。後有宋人李建中蘇舜欽王宗魯跋。建中書如拳許大。古雅而整。國朝有李西涯石田半江東海諸人跋。原為毗陵華東沙物。華死。朱筵庵令人購來。萬曆十三年正月。予在都下於燈市聞之。與韓祭酒言。韓立使人索至。予力助祭酒下金魚典子錢家。損二十金得之。長史野館帖無跋。比之宛陵。不啻星淵。是宋人贗書。

周昉揮扇圖。群美人方洗妝。一美人殆是妃嬪之類。坐對妝臺。一侍女在傍。為揮扇狀。出苦熱之態甚至。雖人人頤豐艷肥而麗情嬌姿。自不勝其媚娜。周以善畫美人擅。予觀其妙在點絳脣。後來效者。如周文矩已有堂室之分。矧乃餘人。

敬堂周昉士女圖一卷。亦真。

西蜀郭民部亨之人物一卷。徽廟首題為文會圖。後題為唐人韓滉作。予閱之。本錢仲文劉長卿琉璃堂宴集故事。想韓當時圖之。如宋李伯時圖西園雅集。必仿此也。是楮紙畫完好不淄。如一二十年間物。奇寶也。色淺絳。描以蘭葉兼鐵線曲蚓法。精古雅秀。筆行如水流雲行。細而不佻。着而不粗。同咏四人。深沉之思。冥想之態。宛然在目。中間只一古松。松針勁秀如髮。下鋪軟草。蕭疏而雅。冲出于塵。足稱逸品也。始知伯時雅集圖中草是法滉。滉又本之張僧繇。亨之名衢階。為人豪宕疏爽不羈。頗有精識。所收物多佳。亦蜀中希有人物也。後二年。于吾郡管揮使家見一卷。位置畫與此同而筆更精細。乃絹畫。亦佳甚。然無款識。題跋者亦不說是何人畫。却題有琉璃堂雅集圖六字在前絹之邊際。徽廟觀燈士女圖一卷。絹畫。色或淺或深。筆法精勁雅秀而意致高古。精而不著于迹。殆帝自作。非院人筆。以趣高也。長五六尺。

絹素完好。後有蔡京跋。

郭忠恕雪霽江行圖。皴是小披麻兼刮鐵法。本自王右丞候潮圖而來。前作遠山。疏林數重。林木不滿寸許。山與木稱。末作一缸徑尺。尾係一脚船。亦徑四寸。前作數人。岸上拽船。船中器具與船人理船之事備極。舊爲吳中沈啓南家物。朱都督蓮庵購得。朱物故落亨之手。後有李西涯程篁墩跋。

周昉步輦圖一卷。不真。乃宋人臨本。却有宋元人跋十餘篇。亦非名士。

漢高祖宴豐沛圖一卷。長丈餘。却是唐人畫。然破極。不堪復理矣。渡水神駿一卷。約長三尺。絹素如新。着色若濃而意實淡。鮮潔雅麗。中有冷冷清氣沁骨。此最難及也。水作碧波。以苦綠渲染明媚。水紋筆筆勻淨。而機若動蕩。致可愛玩。水中一童子騎馬。岸設平坡。坡上石榻坐一士人一僧。旁作二樹身。蓋卷矮而樹大。僅見半身也。傍樹而立則一侍者。臂鷹。無款。亦無跋尾。細閱是李伯時水文常有此。若他人則必不能。亨之乃強爭爲唐人。必欲走題作唐。不知伯時亦法唐也。然唐畫古雅而拙。北宋古雅失其拙矣。拙如大羹不和。大圭不琢。咄咄此境。後世伊誰領略。

亨之藏趙承旨絹本千文。真帶行。字約七分許大。學沈馥。但絹縷粗。墨不甚入絹。却是佳書。後有張雨鄭元祐跋。又吾歛賣骨董吳氏一卷。亦真帶行。字大如亨之本。是精紙寫。第其時所用筆毫稍硬而鋒芒稍乏。以故雖工而使轉亦硬。未如志意。神采視昔減倍。夫以承旨手無精筆。即不能作佳書。筆之爲書家雅尚有以也。又嘗見殷二公子藏山谷老人行書一卷。字大二寸許。筆精妙。使轉如志意。而所用之墨。則如烟煤。紙乃白粉雲箋。粉又澀而不潤。故其書亦乏采。又京口陳從訓東坡墨迹一卷。書山中松醪洞庭春色二賦。字徑寸。二卷皆楮紙。半帶行。亦精潤。但以墨不佳無光。亦

令字乏采形。鑒者遂疑其爲贋本。冤哉。

東坡歸去來辭一卷。楷書。大如拳。書後叙說爲姑蘇定惠寺僧契順書。余一開卷。閱兩行曰。是坡公惠州時書。亨之驚曰。何以知之。曰。惠州無兔毫。但以鷄毛爲筆。故使轉不能一一如志意。于風骨稍劣耳。然用筆法却精工。亨之大服。乃展後叙。坡謫惠州時。子邁在姑蘇。日夜懷思。不能得父平安報。契順曰。惠州但僻遠。嶺南海際尚是人類所居。非隔人世。何不可至。即日趣邁作書。徑往惠州見坡。取復書而回。臨別坡問所欲。曰。無所求。惟願得公墨迹一章。永爲寶藏耳。坡遂書歸去來辭。并叙顛末。贈之行。國朝姚太師跋云。東坡先生自評其書曰。吾書骨撐肉。肉沒骨。又云。吾書雖未工。自出新意。不踐古人。亦一快哉。今觀先生與僧契順書陶靖節歸去來辭。筆法腴密。字畫蒼老。所謂骨撐肉。肉沒骨。自出新意。不踐古人之云。信不妄。太師跋後。又有張雨鄭元祐解縉大紳三跋。

坡公紙書寒食詩二首。字大二寸許。英爽高邁。超入神妙。蓋以之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筆。筆無其筆。即坡亦不知其手之所以至。與生平所作大殊絕。縱以文皇大令當之亦斂衽。時山谷續爲之跋。字亦如坡大。亦異常法。磊落峻爽。氣棱棱若有英威。蓋盡氣與敵也。然以比坡。有若兩王父子間。然亦不甚讓。山谷跋亦云。生平未見坡有如此書。

東坡書春帖子辭一卷。真稍帶行。字稍大于蘭亭叙。帖子詞有呈皇帝閣皇太后閣皇大妃閣夫人閣四目。每一目賦五言絕句四首。書法精妙入神。雖坡書常法。乃其致迥別。所謂精入毫芒。妙徹心髓。神莫可測者。斯足以當之矣。殆以奉主上志意。凝極筆先。神鬼爲助爾爾耶。坡書法於是卷極矣。後有南宋諸人跋。與寒食詩并在韓敬老家。

王齊翰青綠山水一卷。山與石不甚有皴。但用墨筆圈圍。稍分峻嶒。即以大綠染抹。又不甚有青。青稍稍山頂有之。用青綠甚厚。似用兩通而成者。山無苔。惟以墨點小林木于山巔。林木亦不甚繁多。墨點成後。加苦綠其上。大抵其法於樹石盡草草不着意者。惟屋乃極致精工。法李昭道。其下作鈎勒。樹却于底不作鈎勒。直用淡墨筆圈圍。總分闊狹。就以石綠厚塗。尋于石綠上用苦綠作鈎勒。大抵五代以前畫人作鈎勒樹類若此。其絹素尚未損。獨山石上青綠脫落垂盡。予以彼鈎勒樹法搥之。憶其山石上用青綠。後亦或有皴筆稍稍皴。而今剥落無之耳。大抵五代以上作山石。亦多若此。意在簡古而盡也。其染山脚。亦用赭石景鋪。崇山峻嶺。層臺曲閣。瓦檐茅舍。修竹茂林具有。而竟不作一人。乃知倪元鎮畫中不寫一人非元鎮始也。蓋自古有之矣。要以高古冲淡而拙。取意不在筆到。在逸氣也。

貫休十二高僧人物。徑五寸長。描用鐵線兼釘頭鼠尾。行筆甚勁爽而態度如生。樹石率先用墨水淡淡洗成。洗訖後用半濃墨或淡墨以毫筆分疏鈎剔。以入渾化。鈎剔則筆筆令見釘頭鼠尾。色微微淺絳。面與身手純用赭石。絹素則完好幾于如新。獨用赭石處輒破碎。想膠重致然。水亦不作如鱗。解索人渡涉處分之。舷稍稍見綠縐而已爾。王叔明用細絹臨王摩詰關山密雪小幅。松樹上皆用粉。積雪小披麻皴。秀勁雅致。原在雲間顧仲方。今歸朱太常。（校）據明抄本朱筆石門。原作朱儉部。王叔明寒林鍾馗。鍾馗坐石上。背作大林密茂。筆法秀爽。然林木茂密。要在亂中一分疏。令人細閱層層可數。乃今密而無章。紛披柴僂。則叔明病也。其溪橋玩月圖。人物屋宇樹石并佳。獨中間桃李樹數十株太潦草。近歲文徵仲作歲寒圖贈方太古。槁木數十株。參差錯雜。枝幹互相纏糾。乃糾紛中層層可指。則其奇也。又後先一致。無半筆潦草。則其精也。顧樹身枝法李唐。石乃法董北

苑。中作二三人物。却乃不甚佳。楮紙。長一尺五寸。闊一尺許。今歸汪仲嘉叔明。寒林溪橋二圖。原顧仲方藏。

王叔明玄君煉真圖。法僧巨然。古雅秀勁。此叔明畫中最佳者。可謂盡美無遺憾矣。又竹石一幅。未見佳。皆顧仲方藏。并精紙畫。仲方又有雲林紙寫古木竹石數軸。并佳。又黃大癡絹寫山水一大幅。紙寫一大幅一小幅。小幅山石直用水瀉出。其作樹木則用枯禿筆。數重點抹中突出焦墨一樹。酷似畫家蕨頭描。最為奇絕者也。紙大幅。秀爽冲雅。亦是奇作。今為郭亨之取去。小為莫廷韓取去。又有梅花道人茂林寒泉。拓筆超妙入神。茂林重重中一泉蜿蜒而出。亦亂而有致。仲圭生平絕得意筆也。亦為亨之取去。主人賞識不精乃爾。可笑。

顧仲方藏米元章山水絹畫一大幅。絕佳。筆既豪縱秀雅出塵。而染又渾化無迹。于淺絳上復用大青綠淺染。明蘅鮮潤可喜。玩之無盡。高宗瑞應圖六段。每段長二尺許。雅勁精潔。沈宜謙嘗摹來。以為劉松年。而文休承載嚴氏畫目以為蕭照。必二本也。予所見舊藏吳門張氏。無款。今不知所在。蕭照。南宋人。畫學李唐。幾逼之。劉松年卧看南園十畝春一卷。約長丈餘。亦宜謙摹來。云真本在吳門。後十餘年於嵇職方文甫處見後段。想流落被人將前後折為二卷也。吳人鬻古書畫往往如此。可恨也。

吾休劉氏。世藏有二卷。一為元人張叔厚臨龍眠居士九歌圖。吾孟思以小篆書九歌。皆能品。無意致。一為宋人燕文貴寫武夷圖。約長六七尺。其用筆精工。鋪叙茂密。純用一墨。濃淡自相映。而筆不勁秀。雖雅而稚。無意致。有元人十餘家題跋。以為文貴法王右丞。然卑庸凡。工人手耳。

京口陳太學從訓藏雲林山水一紙軸。其廣縱僅盈尺。長四尺有奇。作茂林疊嶂峻嶺喬柯數重。遍滿一幅。蓋元鎮生平畫所希有者。其皴以

披麻兼刮鐵。草創先用淡墨拂拭。既成。乃用濃墨鈎分。又以澁和墨點綴渲染數番。而意致沖淡古雅。致足味也。雲林當時畫成。亦自珍重。既題。後數年復題。原爲京口龔相國家物。龔氏舊藏雲林山水。長幅。合四紙。并海內所無。內一幅作園境。于草屋後爲墻垣。墻垣內出太湖石芭蕉。今竟不知落何處。又有王叔明山水一軸。長紙。闊僅尺一二寸。上作行書徑寸字。題年月。字亦雅勁。其畫法絕不着色。先用羊毛筆以淡筆分山峻嶒。後以淡墨細點。後又以半濃墨細點。如是數重。滿紙皆墨。中作二高松。松身乃是飛白。松身亦不是尋常畫家先界二筆直以筆從根底圈上。枝亦盡露白。松針則先淡墨畫成。復成半濃墨疏汕。其意欲爲畫中之飛白。亦奇作也。松下傍着一小屋。內着一人。僅半寸餘。今亦不知何處。

從訓藏有李成風雨圖一大幅。亦佳。殆是元人臨本。又有沈石田仿仲圭一紙軸。却是得意筆。高古而雅勁可尚也。

宋人狗二册。大佳。長安燈市見。後爲亨之得。亨之乃爲裝潢者壞之。吾休范司理龍石有絹畫四小幅。絹素如新。用筆墨不經意。草草點綴。然法具象與意俱融。是亂雲皴而非郭熙。以意粗氣不高逸。

紹興呂公子葵陽小米絹畫山水一軸。絕不點一苔。山石亦不甚皴。但用筆圈四圍。分峻層。坡脚稍用刮鐵。數筆用一墨成。觀以淡墨。以水洗出。如是染抹數番。真是斐亶暗靄。蓋用父法貫伯時之趣。以自成堂奧耳。林木分株根。亦變父法十之三。

呂藏李成萬山積雪巨軸。亦是一墨運。曾見唐解元伯虎有臨本。吾休邵龍頗善臨摹。嘗得其臨本數幅。中亦有此本。此本却不真。却是宋人所臨。第不知龍所見而臨者誰氏物也。龍號雲窩字汝潛。畫在能品中下。

呂氏圖畫數百幅。俱不甚精古。于近畫有文徵仲小長條。乾黃紙。

法李唐。雅有興致。又陳道復墨花一卷。高尺五寸。長幾二丈。道復以花名。此其雄圖。爲懾服焉。餘所見饒佳。小尼子向人前嫵娜而已。宋人鈎勒紅茶蘼一片。有寧宗御筆題詩。字亦雅勁。然捉筆大緊。却似板刻。蓋學書初成時筆也。鈎勒花則無款。近日杭人都江邨花卉蓋用其法。亦依稀逼之。

宋人范安仁魚一片。形肖生動。無異水中魚也。水藻亦佳。予見范魚前後凡五片。并佳。

劉宮保子大張僧繇畫觀碑圖。闊一尺七八寸。高二尺六七寸。絹精而不甚細。亦不甚塵垢。完好如五六十年間物。人物大有神采。其衣折鐵綫描稍帶蘭葉。精雅古勁。心得手應。了無捉筆痕迹。中寫二高松。碑在二松之左。曹楊觀碑在二松中。侍從三四人。在松外。無近山。唯松下三石。石不甚大。一大如拳。一小于拳。一如彈丸。若皴石法其圈外稍似今之所謂蟹壳皴。而于石脚叢二三小石。又如今沈啓南披麻皴。凡寫一石。必于下叢二三小石。以爲峻嶒。後乃總圈其外而爲一大石也。石亦不用水筆。直用乾淡墨寫成。乃啓南爲之。則皴筆多。彼乃不甚皴。行筆大抵如刮鐵然。蓋以中鋒直寫。以刮鐵破直寫。爲渾化入于無迹。使人莫可尋其筆端。閱之若迅疾而成。扣之則凝重沉着。靡一不入。精深高古勁爽之氣。得諸天成。不似啓南板板。首尾具在目前也。下爲平坡。人立平坡上。坡外則江。江無水文。惟于上松梢間作遠山一隊。隊山亦有皴法。于下以筆橫拖五六沙脚。見水際而已。松身勁直。不爲詰曲。松皮徑三四分許。一鱗鱗片片分明可數。亦用刮鐵破筆。古雅渾成。亦不見下筆處。枝爲龍爪。枝頭亦不作鹿角丁香。大要簡古爲尚。葉是亂撒針。針亦甚簡。然石與松枝則行筆如玉箸篆。頗重。不細眇。而松針與石下草則行筆甚輕而細。秀雅清逸之氣溢筆墨外。元倪元鎮畫松。宋劉松年李伯時畫蔓草。殊得之。松針與草先以

墨寫成。加石綠籠過。尋於石綠上用苦綠描亂撇針。總之甚簡。取意高也。意又精。不是草草。故以爲神妙耳。伯時後爲密柳深柏蔓草細苔。染法皆師此。乃元鎮則山水樹石與布景造意咸是。獨以不寫人物與異耳。兩人皆善學。咸能因故起新。雖伯時繁而元鎮簡。致得其逸趣則一。其石但用靛和赭石。少加臘黃籠過。石脚則純用赭石。人物衣服淺綠。俱不設大青石綠。獨草與松針以淡石綠籠底。無款。有宋徽廟題簽頭尚在。原出朱成國。成國出嚴分宜。分宜則不知得之何自。相傳爲秘府中物。宦者竊出。聞今秘府中有李伯時與諸古人白描人馬卷殊多。今上畫發武英殿諸畫官。令加顏色完復。進貯秘庫。

子大家王摩詰山水一絹軸。闊尺六七寸。長幾四尺。絹粗而密。作重山疊巘。茂木叢林。帶以清溪野渚。層樓曲榭。幾盈一幅。皴小披麻兼雨點。其行筆率用刮鐵。較所嘗見宋范寬皴山石法殊相類。但此行筆細而密。寬乃粗而密耳。要其致趣一也。山石用筆高古沉着而色蒼然。殆是以老入雅。至其寫林木枝葉。若點綴若鈎勒則尖細而眇。又是以嫩入雅。如出二手。樓屋法李昭道。亦極精細。布景亦與今畫不甚相遠。乃法則大異今人。筆與意俱高。非末代作者輕易可望。其山間屋中不作一人物。唯于溪上一人。乘小艇。自在中流。意致可想也。色淺綠。山石以靛花少加苦綠。淡淡籠罩。無款。亦無題字。原出朱都督建庵。建庵於軸外手題爲王維。憶相傳是如此。

李伯時蓮社圖一軸。有徽廟題簽頭。亦子大家藏。蓋秀雅之極致。後世難爲作者。走嘗謂畫家從唐至伯時。良是一變。蓋去渾拙而冲逸也。至南宋畫院又一變。蓋去冲逸而精奇也。至元四家又一變。浸假而率易已。彼厭精奇。欲脫而高曠。不知乃迄于此。前代沉雄深鬱之造。遂于茲以盡。近世纖縟浮薄之態。遂于茲以起。故吾原

古法所自失。必曰伯時。猶詩家有子建而漢古遂以變改。亦時代使之然耳。伯時此圖。絹精密幾如紙。廣幾二尺。高三尺有奇。人物長徑二寸許。衣折鐵線描。背用淡粉襯樹木。高松古柏垂槐衰柳都有。然但以墨描樹身與枝。而葉則直用苦綠點綴疏油。要取意高筆通。不甚繁密。草則直用苦綠寫成。又與西園雅集草法不同。西園雅集草勁直。先以墨疏油。後以苦綠油。此則草皆紛披下。直用苦綠一遍汕就。不先用墨汕。蓋當蓮華盛敷。夏末初秋時。草生發至此將盡也。不似雅集春盡夏初。草方向長。故各殊畫法爾。草既頗繁密。顧又滿幅。絕不點一苔。亦以夏末亢陽。苔乾而禿落也。其石與木亦絕不作一皴。直用筆鈎。分峻層。分高下大小。後以淡赭石籠過。復于赭石上用半濃墨與淡墨襯剔染就。凸凹幻出。四面向背。其冲思雅想逸氣奇趣。既橫生毫底。而姿態媚色。又未嘗不溢出絹素間。足令觀者心適神移。發幽興于開卷展軸際。若登假其地。坐松岩而披涼風也。圖中作蓮沼者二。左右上下分列十八賢于虎溪。橋頭則寫遠公與道士握手笑。而陶長官兀兀醉乘籃輿。已過虎橋去。其上左畔。則于層岩深壑中寫一泉盤數石詰曲下注。一石澗。澗上寫一僧坐濯足。中爲鈎勒樹二。其葉之大。則幾于人面。蓋貝葉樹也。今山中尚有二樹。名寶樹。又葉如柏。一株直上。分千枝。枝皆一樣。無小大。偃覆如翠蓋。相傳爲曇詵手植云。又一古樹。上着兩猿。垂手而下獻果。又二樹。寫數鳥飛鳴。茂樹中又寫禽鹿數頭。與人錯雜行。又寫康樂侯自山外乘馬方來。只一小幅。花卉翎毛人物與馬樹石雲水具矣。凡予生平所見伯時大抵高在韵。深在趣。妙在筆端。而色澤在墨也。

伯時西園雅集卷。韓祭酒存良藏。卷高七寸。長七八尺。法如蓮社圖。而姿態逸想稍不迫。至于子大小團扇雅集圖。則石全盡皴。皴兼披麻斧劈二者而成。蓋團扇小則石愈小。峻嶒亦愈小。不能用墨

觀剔·故皴耳·人物布置體勢暨事與卷同·第圖景少異·又旁于芭蕉林中葉上露二小僮面出·尤佳·皆細絹畫也·又一片則米元章書雅集叙·字如小指頂·真帶行·筆墨晶明澗潤秀勁奇暢·蓋亦如今折扇一面字一面畫者·予謂此二片今天下必無雙矣·

米小畫一紙·廣僅七寸·高尺餘·作溪山數重·先用筆鈎成山石·後用大點濃淡分出樹葉·亦用濃淡墨大點其上·最高峰乃着白雲一片飛來·雲脚自山面裊山背·餘無復雲·如此布置·亦自昔未有·陶靖節云·萬物各有托·孤雲獨無依·茲為米顛手先意旨乎·雲以淡墨水稍稍鈎成·而以山色襯出·

吾友人黃參軍毓初

〔校〕據明抄本朱筆改·原作黃參軍秀民

藏文與可梅竹一小橫幅·絹

極精密瑩白·廣二尺四五寸·高約一尺七寸·左方橫抹一老梅·筆極精雅·筆筆注意·尚不是化境·予嘗見此老作筆·如鳥王啖龍鼓翼·天關便推也·而乃着意如此·想初年作爾·其梅之梭將盡·乃作二大竹·竹稍稍着數枝數葉·緣橫幅僅具竹半身耳·竹精雅·筆筆注意如梅然·小枝巨葉·委宛曲致·此則非工力造極烏能哉·

右空處題文同與可四字·字大徑二寸許·空下宋元人收藏圖書極多·內一圖書·蓋曾入元宦者疇齋家·梅上左角有宋高宗押·并題七字·乘鸞仙子付秦檜·如中指頂大·法鍾元常·古雅勝常·絕不似今所常見高廟楷書·予始見稱善·毓初便欲贈予·予惡其為賊檜舊物·不願欲·毓初尋亦不欲·今為他人得·

金人黃舜華人物一卷·為放鷹圖·前一貴人胡服·後侍從胡兒衣·少七·二持弓矢·一放鷹·一臂鷹·一童子牽犬·又一人以長繩拽一兔·兔倒走還·重着色·衣折鐵線描·亦雅·但未入妙耳·後有宋學士景濂跋·跋為楷書·字徑半寸大·法松雪兼歐虞·亦是能品·未妙也·前有蔣廷暉題四大字·則未免涉俗·今在豫章蕭太守家·李龍眠絹畫園居十二景·為十二冊·每冊長尺餘·內有重着色者·有

淺絳者·每冊東坡各題一詩·皆臨本·然畫殊可觀·景咸奇·亭館器具椅桌几榻悉雅·而鋪叙陳設尤異常·可憚也·在豫章宗侯匡南拱榭家·匡南有錢舜舉臨伯時西園雅集圖·與伯時相去星淵矣·僅僅穩觀不失步而趣韻殊劣·後有宜黃吳餘慶楷書西園雅集記·字指頂許大·吳在國初亦有書名·然筆稚·僅僅能搦管耳·匡老又藏有鐵門限墨迹數行·

舜舉升天行一卷·紙如新·重着色·描法幾于唐人·色亦鮮美可尚·內作一女仙乘白驪·前後二女仙夾而行·在歛賣骨董吳治處·又有絹畫升天行一卷·二仙女皆乘驪·一白一黑·重着色·衣與鞍及花皆帖金·自題有升天行歌·

陶學士雪夜煮茶圖一卷·亦舜舉作·不亞升天行·着色與筆法同·但紙稍舊·在焦山賣骨董道士郭第處·

杭城王孝廉藏舜舉金碧山水一長卷·雖法趙千里·而筆與着色皆雅俗不足尚·然畫却是真·紙亦如新·黃毓初舜舉卉石草蟲二冊·絹畫·草草點染·却有妙趣·

王參政敬美舜舉色花·原一長紙上下作兩本·每本綴以詩·王截作二幅·乃知錢所長花鳥也·又舜舉紙寫美人剖瓜圖·主婦一·侍女一·中一鈎勒梧桐樹·餘無草石·亦無平坡·雖着色細描·筆却草草有妙趣·在北京城隍廟見·

趙承旨三生花長紙一幅·上中下作三本·重着色·傍各系以小詩·王維輞川雪景·細絹畫·小橫幅·精極·古松上用粉作積雪·有款·今在吾休臨溪吳氏·

餘杭方同知相卿藏絹畫耕織圖四幅·無款·廣尺五寸許·長三尺有奇·傳為劉松年筆法·却似馬遠·佳·每幅上有高廟行書題詩各四句·句七言·

王叔明竹石二·一紙有款·題曰黃鶴山樵·字徑寸餘大·佳·石是大筆

亂拓一幅石下作紛披亂草。一石下作上生亂草。無不奇絕。其最奇在一幅上橫空突出一大枯株。尤駭目也。予幾稀得之。其門下有言。走爲今天下大賞鑒。方遂珍襲以爲重寶。不復示人。頃歸吾同邑汪子固。至索值卅六金。

趙千里以青綠法畫前後赤壁賦。長二丈餘。即賦中意逐段寫不斷。然有章。良是奇作。雖絹素未黑而破碎幾過半。非全玩矣。曾于欽見有周舜臣臨本。乃不用青綠而水墨淺絳。趙松雪小楷書盤谷叙。法子敬洛神賦十三行。腕力未道。似涉俗媚。却是真迹。皆方同知藏。

李思訓絹畫山水小幅。布置溪山村落人家。大與今畫布置殊。殆是唐畫無疑。其意致高古。雖着色濃重而雅。其樹身枝葉。草草點抹。然大有妙趣。色亦甚鮮麗。

米元章小幅雲山。亦簾庵家物。有款。有圖書。絹素皎然未壞。却是南宋人臨本。非真迹。顧其布置殊異。足豁心目。用中絹一幅。上段作雲山數重。林木點葉參差亦數重。皆半入雲影。中段爲綠溪。下作樹石。亦如上雲山法。乃于綠溪內忽改調。突置一飛白礬頭。大石壁數重。直用筆寫。微着赭石。稍破峻嶒而已。壁後突起一林高杉。高杉又并用赭石籠過。此老米大顛風。却是大奇勝。吾寄吾興。不顧其他。畫中小英雄也。

顏魯公祭侄季明文稿墨迹。在聶尚書雙江家。今刻入停雲館者是已。文徵仲跋極口贊嘆。予在豫章時。張伯任爲新建令。一日談中偶及。伯任云。其孫持此卷在此求易。索價至百金外。今持還矣。予屬伯任物色。復持至。而予還吁水。遂不獲見。蓋辛巳年之季冬。明年春初。余以外艱歸。而殷二公子則爲予言。其客楊生有魯公祭侄季明文稿真迹。夫既爲稿則必無兩本。然予皆未之見。第聶氏曾經文太史鑒定。殷所云或舊人雙鉤廓填者。及予再仕江西袁州。壤與

吉安接。乃知聶本亦廓填者耳。

王司寇元美藏褚河南太宗文皇帝哀冊。後有米友仁題跋。白下姚太守叙卿家亦有一本。則雙鉤也。予觀哀冊。法酷似米顛。米好作僞本欺人。其子又詭跋。此必非河南真迹。以法與河南大懸遠爾。

予在豫章時。過宗侯貞吉。見有米海岳雲山一紙幅。上有倪迂題。後復過其人。借觀三日又題。予時幾得之。蓋貞吉欲售急也。索值不過四兩。議定。將遣人往取。而賣骨董吳治踵至。立與五金去矣。豫章王孫家有持舊拓絳帖一部來易者。于中缺名臣數章。餘俱全。裝潢仍是元裝。索值僅三兩。予立與三兩。其人得之喜過望去。而鬻

骨董吳治會過予。予出示之。吳驚曰。此百金物。從何得來。予與語其人。吳遽辭出。遂踪迹其人。與六兩。詭令來取。曰。家奴竊出屬予易。今事露。主人方操之急。願見還。予即還之。其人徑送吳所。適劉賈叔在。賈叔過予。具言吳得古帖。予告以其故。劉乃切責吳。予竟置不復問。

明皇擊梧圖一卷。在欽吳司城遠處。長幾一丈。前四五寸絹碎甚。有侍兒二三人。不可復全。餘皆完好。顏色依然無恙。無款。後有虞伯生跋。云是李唐筆。而周公謹雲烟過眼載莊夢塘收有顧闳中擊梧圖。

三生圖二段。各長二尺餘。爲二卷。瞿塘遇錦襦婦人。無款。虞伯生跋爲李唐。然簡古勁峻似馬遠。一卷天竺相逢。則以披麻皴。用石青綠爲淺絳。無款。然畫法流動古雅。色亦鮮明。要非元人能及者。相傳爲趙千里。起處有書三生傳者。字似坡公而非。

陸士衡平復帖。以禿筆作稿草。筆精而法古雅。真迹也。王右軍墨迹帖七卷。雖匪真迹。然內胡母諸從得遠十一月四帖。却是唐摹之絕精者。其筆法妙趣宛曲折。與今石刻迥殊。石刻即至善本曾未能得此什之五六。蓋字之妙在波發。則刀筆所不能形象。昔人謂。